

六度集經卷第八

萬八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明度無極第六萬八  
凡九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人共坐第一弟子鶩鷀子前稽首長跪白言車匿宿命有何功德菩薩處家當爲飛行皇帝而勸棄國入山學道自致爲佛拯濟衆生功勲巍巍乃至滅度惟願世尊爲現其源佛歎曰善哉善哉鶩鷀子所問甚善車匿累世功勲無量爾等

諦聽吾將說之對曰唯然佛言吾昔爲菩薩在尼呵遍國其王聞人或爲道昇天或爲神祠昇天者王自童孺來常願昇天未知所由國有梵志四萬餘人王視之曰吾欲昇天將以何方耆艾對曰善哉問也王將欲以斯身昇天耶以魂靈乎王曰如斯坐欲昇天也曰當與太妃可獲之矣王喜無量以金銀二千斤賜之梵志獲寶歸快相娛樂寶盡議曰今王取童男童女光華踰衆者各百人象馬雜畜事各百頭先飯吾等却殺人畜以其骨肉

爲陞昇天以事上聞王曰甚善即命臣外疾具如之悉閉著獄哭者塞路國人僉曰夫爲王者背佛真化而興妖蠱喪國人基者也梵志又曰儻殺斯生王不獲昇天吾等戮屍于市朝其必也重謀曰香山之中有大王妓女名似人形神聖難獲令王求之若其不致衆事都息吾等可無訛矣又之王所曰香山之中有天樂女當得其血合于人畜以爲階陞爾乃昇天王重喜曰不早陳之今已四月始有云乎對曰吾術本末王令國內黎庶並會

快大賞賜酒樂備悉令曰孰能獲神女乎民有知者曰第七山中有兩道士一名閻犁一曰優曇知斯神女之所處也王曰呼來使者奉命數日即將道士還王喜設酒爲樂七日曰爾等爲吾獲神女來吾其昇天以國惠爾對曰必自免追退座尋求二月有餘經七重山乃之香山覩大池水縱廣三十里池邊平地有寶城縱廣起高各八十里寶樹周城耀耀光國池中蓮華華有千葉其有五色光光相照異類之鳥唱和而鳴城門七重樓閣宮

殿更相因仍幢旛暉暉鐘鈸五音天帝處中  
倡人相娛七日之後釋出遊戲於池沐浴快  
樂已畢當還昇天池邊樹下有聖梵志內外  
無垢獲五通之明兩道士進稽首曰斯音絕  
世將爲誰樂答曰頭摩王女等千餘人于斯  
遊戲方來修處爾等早退受命退隱議曰斯  
梵志道德之靈吾等當以何方致天女乎惟  
當以蠱道結草呪獻投之于水令梵志體重  
天女靈歇耳即結草投水以蠱道呪帝釋旋  
邁諸天都然惟斯天女不獲飄飛兩道士入

水解其上衣以縛之女曰爾等將以吾爲答  
如上說以竹爲簾行道七日乃之王國詣宮  
自懼王喜見女爲之設食慰勞道士曰吾獲  
昇天斯國惠爾王之元子名難羅尸爲異國  
王厥太子名須羅先內慈行和明照太初見  
世衆生未然之事無窈不覩無微不達六度  
高行不釋于心自誓求如來無所著正真覺  
第十八  
三  
道法御天人師善逝世間解逮于本無王曰  
吾當昇天呼皇孫孽孫至稽首度辭畢退就  
座王曰爾親遠民安乎對曰蒙潤並寧孫曰

吾不求天女爲妃者王必殺其黨國人以聞  
王曰吾當以其血爲陞昇天孫即絕食退寢  
不悅王懼其喪即以妃焉內外欣懌衆患都  
歇四月之後梵志復聞曰當爲培殺諸畜生  
以填墳中取神女血塗其上擇吉日祠天王  
曰善哉命諸國老羣僚黎庶當興斯祀皇孫  
聞之慄然不悅難梵志曰斯祀之術出何聖  
典乎梵志答曰夫爲斯祀祚應昇天皇孫難  
曰夫殺者害衆生之命害衆生之命者逆惡  
之元首其禍無際魂靈轉化更相嫌怨刀毒

相殘世世無休死入太山燒煮脯割諸毒備  
畢出或畜生死輒更刃若後爲人有戮尸之  
咎者殘死之所由也豈有行虐而昇天者乎  
梵志答曰爾年未始智將何逮而難吾等皇  
孫曰吾宿命時生梵志家連五百世鬻爾道  
書清真爲首爾等巧僞豈合經冒乎梵志曰  
子知吾道奚不陳之皇孫具說梵志景則聖  
趣至清而爾等穢濁殘酷貪饕虛以邪祀殺  
人衆畜嗜酒淫亂欺上窮民令民背佛違法  
遠賢不宗盡財供鬼而親飢寒豈合聖趣沙

門之高行乎梵志等憇慇稽首而退孫即爲  
祖王陳無上正真最正覺至誠之信言夫欲  
昇天者當歸命三尊覺四非常都絕慳貪植  
第十八  
志清淨損已濟衆潤逮衆生斯一也慈愍生  
命恕已濟彼志恒止足非有不取守貞不決  
信而不欺酒爲亂毒孝道枯朽遵奉十德導  
親以正斯二矣忍衆生辱悲傷狂醉毒來哀  
往濟而不害喻以三尊解即助喜子育等護  
恩齊二儀斯三矣銳志精進仰登高行斯四  
矣棄邪除垢志寂若空斯五矣博學無蓋求

一切智斯六矣懷斯弘德終始無尤索焉三  
界法王可得昇天何難若違佛慈教崇彼凶  
酷殘衆生命嬉樂邪祀生即天棄死入三塗  
更相凋戮受禍無窮以斯尤惡庶望昇天警  
違王命者冀獲高位也王曰善哉信矣開獄  
大赦却絕諸妖即舉國寶令孫興德皇孫獲  
寶觀斯窮民布施七日無乏不足布施之後  
勸民持戒率土感潤靡不遵承天龍鬼神翕  
然歎善爲雨名寶衆緣諸穀鄰國慕德歸化  
猶衆流之海也皇孫將妃辭親而退還國閑

閣廢事相樂衆臣以聞曰不除其妃國事將  
朽矣父王曰祖王妻之馬得除乎召而閉之  
妃聞憑然飛還本居之第七山覩優旃等告  
之曰吾婿來者爲吾送之留金指環爲信父  
萬八 妃去遣子返國不覩其妃悵然流淚護宮

五

神曰爾無悼焉吾示爾路妃在第七山疾尋  
可及皇孫聞之即服珠衣帶劍執弓矢光耀  
四十里明日至七山覩妃折樹枝投地爲識  
前見兩道士問曰吾妃歷茲乎曰然以環付  
之翼從俱行以木爲橋度彼小水之八山上

覩四禪梵志五體投地稽首爲禮曰覩妃經  
斯乎答曰經茲矣且坐須臾吾示爾處時天  
王釋化爲獮猴威靈震山皇孫大懼梵志曰  
爾無懼也彼來供養獮猴覩三道士疑住不  
前梵志曰進獮猴即進以果供養梵志受之  
四人共享謂獮猴曰將斯三人至似人形神  
所曰斯何人令之昇天乎梵志曰國王太子  
開士之元首者也方爲如來無所著正真道  
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衆生當蒙其澤逮逮  
本無獮猴歎曰善哉開士得佛吾乞爲馬優

時二人一願爲奴一願爲應真開士曰大善即俱昇天道有緣一覺五百人俱過稽首遣獮猴還取華散諸佛上願曰令吾疾獲爲正覺將導衆生滅生死神逮于本無三人又如前願俱爲諸佛稽首而去到似人形神城門之外獮猴稽首而退三人俱坐時有青衣出汲水開士問曰爾以水爲答曰給王女浴開士脫指環投其水中天女覩環即止不浴啓其親曰吾夫相尋今來在茲親名頭謨喜而疾出與之相見開士稽首爲婿之禮兩道士

稽首而退王請入內手以女授侍女千餘天樂相娛留彼七年存親生養言之哽噎辭退歸國天王曰斯國衆諸今以付子而去何爲開士又辭如前王曰且留七日盡樂相娛七日之後有大神王詣天王所賀曰王女旣歸又致聖婿天王曰吾女微賤獲聖雄之婿思歸養親煩爲送之鬼王敬諾即以天寶爲殿七層之觀衆賓天樂世所希覩鬼王掌奉送著本土稽首而退開士覩親虔辭備悉祖王喜而禪位焉天女鬼龍靡不稱善大赦衆罪

空國布施四表黎庶下逮衆生濟其窮乏從

心所欲衆生踊躍靡不咨嗟歎佛仁化潤過

天地八方慕澤入國若幼孩之依慈母祖王  
壽終即生天上佛告鴟鴞子皇孫者吾身是  
四禪梵志者鴟鴞子是優曇者今日連是闍

犁者今車匿是帝釋者今捷德是父王者迦

葉是祖王者今白淨王是母者吾母舍妙是

妃者裴彥是菩薩累載以四等弘慈六度無  
極拯濟衆生難爲籌筭佛說經竟諸菩薩四  
輩弟子天龍鬼神及質諒神靡不歡喜作禮

而去

遮羅國王經

昔者遮羅國王嫡后無嗣王甚悼焉命曰爾  
歸女宗以求有嗣之術還吾不訛也后泣辭  
退誓命自捐投隕山岨遂之林數天帝釋感

曰斯王元后故世吾姊也今以無嗣捐軀山

萬人

險愴然愍之忽爾降焉以器盛果授之曰姊  
爾吞斯果必有聖嗣將爲世雄若王有疑以  
器示之斯天皇神器明證之上者后仰吞果  
忽然不覩天帝所之應則身重還宮覩王具

以誠上聞時滿生男厭狀尤陋覩世希有年  
在韶亂聰明博暢智策無儔力能辟象走攫  
飛鷹舒聲響震若師子吼名流遐邇八方咨  
嗟王爲納鄰國之女厭名月光端正妍雅世  
好備足次有七弟又亦姝嚴后懼月光惡太  
子狀訛曰吾國舊儀家室無白日相見禮之  
重者也妃無失儀矣對曰敬諾不敢替尊教  
自斯之後太子出入未嘗別色深惟本國與  
七國爲敵力諍無寧兆民呼嗟吾將權而安  
之心自惟曰吾體至陋妃覩必邁邁則天下

康兆民休矣欣而啓后欲一覩妃觀厭容儀  
后曰爾狀醜矣妃容華豔厭齊天女覺即捨  
邁爾終爲鯀乎太子重辭后愍之即順其願  
將妃觀馬太子佯爲牧人妃覩之曰牧人醜  
乎后曰斯先王牧夫矣後將觀象妃又覩馬  
疑之曰吾之所遊輒覩斯人將是太子乎妃  
曰願見太子之光容后即權之令其兄弟出  
遊行國太子官僚翼從侍衛后妃觀之厭心  
微喜後又入苑太子登樹以果擲背妃曰斯  
是太子定矣夜伺其眠默以火照覩其姿狀

懼而奔歸后忿曰焉使妃遠乎對曰妃邁天下泰平之基民終寧其親衆拜辭尋之至妃國佯爲陶家貨作瓦器器妙絕國陶主覩妙費以獻王王獲器喜以賜小女傳現諸姊月光知瓈之所爲投地壞焉又入城貨染衆絛結其一疋爲衆奇巧雜技充滿觀世希現染<sup>第八</sup>光妻之七國興禮造國親迎俱會相勞翔茲家欣異又以獻王王重悅之以示八女月光對王命爲太官監典諸肴膳以羹入內供王八女欲致權道佯覆沃身諸女驚懼月光不昧天帝釋喜歎曰菩薩憂濟衆生乃至于茲乎吾將權而助之焉挑七敵國使會女都爾乃兆民無禍息矣化爲月光父王手書以月光妻之七國興禮造國親迎俱會相勞翔茲何爲各云娉娶女名月光訟之紛紛各出手書厥怨齊聲當滅爾祀其爲不貸遣使還書僉然詰曰以爾一女弄吾七國怨齊兵盛爾喪國在今矣父王懼曰斯禍弘矣將宿行臣令爲饌以獻大王王曰孰爲斯食臣如實

對王命爲太官監典諸肴膳以羹入內供王八女欲致權道佯覆沃身諸女驚懼月光不昧天帝釋喜歎曰菩薩憂濟衆生乃至于茲乎吾將權而助之焉挑七敵國使會女都爾乃兆民無禍息矣化爲月光父王手書以月光妻之七國興禮造國親迎俱會相勞翔茲何爲各云娉娶女名月光訟之紛紛各出手書厥怨齊聲當滅爾祀其爲不貸遣使還書僉然詰曰以爾一女弄吾七國怨齊兵盛爾喪國在今矣父王懼曰斯禍弘矣將宿行臣令爲饌以獻大王王曰孰爲斯食臣如實

所招乎謂月光曰爾爲人妃若壻明愚吉凶  
好醜厥由宿命孰能攘之而不貞一盡孝奉  
尊薄壻還國禍至于茲吾今當七分爾屍以  
第  
謝七王耳月光泣曰願假吾命漏刻之期募  
求智士必有能却七國之患者也王即募曰  
孰能攘斯禍者妻以月光育以元福太子曰  
疾作高觀吾其攘之觀成太子權病跬步頓  
地須月光荷負爾乃却敵矣月光惶灼懼見  
層戮扶格登觀僅能焉太子高聲謂七國王  
厥音遠震若師子之吼喻以佛教爲天牧民

當以仁道而今興怒怒盛即禍著禍著即身  
喪夫喪身失國其由名色乎七國師雄靡不  
尸蹠者斯須而蘇欲旋本土太子啓王曰婚  
姻之道莫若諸王矣何不以七女適彼七王  
子婿蕃屏王元康矣臣民休矣親獲養矣王  
曰善哉斯樂大矣遂命七王以女妻之八壻  
禮豐君民欣欣于斯王逮臣民始知太子月  
光之舊壻即選良輔武士翼從各令還國九  
國和寧北民抃舞僉然歎曰天降吾父夫聖  
人權術非凡所照德聚功成乃爾昊然無復

譏謗還國有年大王崩殂太子代位大赦衆罪以五戒六度八齋十善教化兆民灾變都息國豐衆安大化流行皆奉三尊德盛福歸衆病消滅顏影煥煥喻彼桃華所以然者菩薩宿命室家俱耕令妻取食望覩妻還與一辟支佛俱行隱山岸久而不至疑心生焉興忿執鋤欲往捶之至見其妻以所食分供養沙門退又手立沙門食竟拋鉢虛空光明煥燁飛行而退婿心悔愧念妻有德乃致斯尊吾有重愚將受其殃即謂妻曰爾供養福吾

當共之餘飯俱食爾無訛也至其命終各生王家妻有淳慈之惠生而端正增先惠而後慈故初醜而後好也佛告諸比丘夫人作行先惠而後奪後世初生豪富長即貧困初奪後惠後世受之先貧賤而長富貴太子者吾身也妻者裘夷是父王者白淨王是母者吾母舍妙是天帝釋者彌勒是也開士世世憂念衆生拯濟塗炭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菩薩以明離鬼妻經

昔者菩薩時爲凡人年十有六志性開達學博觀弘無經不貫練精深思衆經道術何經最真何道最安忍惟喟然而歎曰唯佛經最真無爲最安重曰吾當懷其真處其安矣親欲爲納妻悵然而曰妖禍之盛莫大于色若妖蠱臻道德喪矣吾不遁邁將爲狼吞乎於是遂之異國力賃自供時有田翁老而無嗣草行獲一女馬顏華絕國忻育爲嗣求男爲獨邇國無可翁貸菩薩積有五年觀其操行自微至著中心嘉焉曰童子吾居有足以女復感厥心與居十年明心覺焉曰吾殃重矣

妻爾爲吾嗣矣女有神德感菩薩心納之無幾即自覺曰吾覩諸佛明化以色爲火人爲飛蛾蛾貪火色身見燒煮斯翁以色火燒吾躬財餉釣吾口家穢喪吾德矣夜默遁邁行百餘里依空亭宿亭人曰子何人乎曰吾寄宿亭人將入覩妙牀蓐衆珍光明中有婦人顏似已妻惑菩薩心今與之居積有五年明心覺焉曰姪爲蠣蟲殘身危命者也吾故馳隱妻又逢焉默而疾邇又覩宮寶婦人如前復感厥心與居十年明心覺焉曰吾殃重矣

奔而不免深自誓曰終不寄宿又復遁逃遙

覩大屋避之草行守門者曰何人夜行答曰  
趣及前際曰有禁無行內人呼前所覩如上  
婦曰自無數劫誓爲室家爾走安之菩薩念  
曰欲根難拔乃如之乎即興四非常之念曰  
吾欲以非常苦空非身之定滅三界諸穢何  
但爾垢而不能殄乎興斯四念鬼妻即滅中  
心是如便覩諸佛處已前立釋空不願無想  
之定授沙門戒爲無勝師菩薩普智度無極  
行明施如是

儒童經

昔者菩薩生鉢摩國時爲梵志名曰儒童自  
師學問仰觀天文圖識衆書聞見即貫守真  
崇孝國儒嘉焉師曰爾道備藝足何不遊志  
教化始萌乎對曰宿貧乏貨無以報潤故不  
敢退也母病尤困無以醫療乞行傭貸以供  
藥直師曰大善稽首而退周遊近國覩梵志  
五百人會講堂施高座華女一人銀錢五百  
昇坐高座衆儒共難覩博道淵者女錢貢之  
菩薩臨觀覩其智薄難即辭窮謂衆儒曰吾

亦梵志之子可預議乎僉然曰可即昇高座衆儒難淺而答道弘問匪而釋義廣諸儒曰道高明遐者可師焉僉降稽首菩薩辭退諸儒俱曰斯雖高智然異國之士不應納吾國之女也益以銀錢贈焉菩薩答曰道高者厥德淵吾欲無欲之道厥欲珍矣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影化不朽可謂良嗣者乎女欲覩道之源伐德之根可謂無後者乎說畢即退衆儒寂然而有恥焉女曰彼高士者即吾始之君子矣褰衣塗步尋厥跡涉諸國

力疲足瘡頓息道側到鉢摩國王號制勝行國嚴界覩女疲息問爾何人爲道側乎女具陳其所由王嘉其志甚悼之焉王命女曰尋吾還宮以爾爲女女曰異姓之食可徒食乎願有守職即從大王王曰爾採名華供吾飾也女即敬諾從王歸宮日採名華以供王用儒童還國覩路人擾擾平填墟掃地穢問行人曰黎庶欣欣將有慶乎答曰定光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將來教化故衆爲欣欣也儒童心喜寂而入定心淨

無垢覩佛將來道逢前女採華挾瓶從請華  
馬獲華五枝王后庶人皆身治道菩薩請地  
少分躬自治之民曰有餘小溪而水湍疾土  
石不立菩薩准曰吾以禪力下彼小星填之  
可乎又念曰供養之儀以四大力苦躬爲善

馬八

十一

即置星捷石以身力填之禪力住焉餘微淹  
瀝而佛至矣解身鹿皮衣著其濕地以五華  
散佛上華羅空中若手布種根著地生矣佛  
告之曰後九十一劫爾當爲佛號曰能仁如  
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其

世顛倒父子爲讎王政傷民猶雨衆刃民雖  
避之難免其患矣爾當於彼拯濟衆生時獲  
度者難爲籌筭儒童心喜踊在虛空去地七  
仞自空來下以髮布地令佛蹈之世尊跨畢  
告諸比丘無蹈斯土所以然者受決之處厥  
尊無上有智之士峙刹于茲與受決同諸天  
僉然齊聲而云吾當住刹時有長者子名曰  
賢軋以微柴插其地曰吾刹已立矣諸天顧  
相謂曰凡庶豎子而有上聖之智乎即捷衆  
寶於上立刹稽首白言願我得佛教化若今

今所立刹其福云何世尊曰儒童作佛之時爾當受決矣佛告鴟鴞四子儒童者是我身賣華女者今喪夷是長者子者今座中非羅耶是非羅耶即稽首佛足佛授其決後當爲佛號曰快見佛說經竟諸四輩弟子天龍鬼神靡不歡喜稽首而去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摩調王經

聞如是一時衆祐在無夷國坐于樹下顏華煥煥有踰紫金欣然而笑口光五色當時見

者靡不躍豫咸共歎曰真所謂天中天者也阿難正服稽首而曰衆祐之笑必欲濟度衆生之冥矣衆祐曰善哉實如爾云吾不虛笑即興法也爾欲知笑意不乎阿難對曰飢渴聖典誠無飽足也衆祐曰昔有聖王名摩調時爲飛行皇帝典四天下心正行平民無竊怨慈悲喜護意如帝釋時民之壽八萬歲也帝有七寶紫金轉輪飛行白象紺色神馬明月神珠玉女聖婦主寶聖臣典兵聖臣帝有千子端正仁靜明於往古預知未然有識之第十八

類靡不敬慕帝欲遊觀東西南北意適存念  
金輪處前隨意所之七寶皆然飛導聖王天  
龍善神靡不防衛散衆寶華稱壽無量帝勅  
近臣主巾櫛者爾其見吾頭髮生白即當以  
聞夫髮白色毀死之明證吾欲捐穢世流俗  
之役就清淨憺怡之行近臣如命後見髮白  
即以上聞帝心欣然召太子曰吾頭生白白  
者無常之證信矣不宜散念於無益之世今  
立爾為帝與四天下臣民繫命于爾爾其愍  
之法若吾行可免惡道髮白棄國必作沙門

立子之教四等五戒十善為光明教適畢即  
捐國土於此虧地樹下除鬚髮著法服作沙  
門羣臣黎庶哀慕躋踊悲哭感結摩調法王  
子孫相繼千八十四世聖皇正法末後欲虧  
摩調聖王復捨天上以魂神下從末世王生  
萬八  
亦為飛行皇帝號名曰南正法更興明勅宮  
中皇后貴人令奉八戒月六齋一當慈惻愛  
十三  
活衆生二慎無盜富者濟貧三當執貞清淨  
守真四當守信言以佛教五當盡孝酒無歷  
口六者無卧高牀繡帳七者晡冥食無歷口

八者香華脂澤慎無近身淫歌邪樂毋以穢行心無念之口無言矣身無行焉勑諸聖臣道行英士下逮黎民人無尊卑令奉六齋說讀八戒帶之著身日三諷誦孝順父母敬奉者年尊戴息心令詣受經鰥寡幼弱乞兒給救疾病藥醫衣食相濟共乏無者令詣宮門求所不足有不順化者重徭役之以其一家處于賢者五家之間令五化一先順者賞輔臣以賢不以貴族自王明法施行之後四天下民慈和相向殺心滅矣應得常護夜不閉

門貞潔清淨非婬不欲一不言二出教仁惻覩不常誠辭不華綺見彼吉利心喜言助大道化行凶毒消滅信佛信法信沙門言無復疑結喃王慈潤澤無不至八方上下靡不歎德第二天帝及四天王日月星辰海龍地祇日共講議世間人王四等慈惠恩之所至過於諸天天帝釋告諸天曰寧欲見喃王不乎諸天曰積年之願實如明教帝釋即如伸臂之頃至南王慈惠殿上見喃王曰聖王盛德諸天飢渴思欲相見無日不願聖王豈欲見

忉利天其上自然無願不有喃王曰善思欲遊戲帝釋還彼呼御者名曰摩婁以吾所乘千馬寶車迎喃王來御者承命以天車迎喃王車至止于闕下羣臣黎庶靡不愕然斯聖王瑞歎未嘗有更相宣稱率土咸歡我王普慈潤逮衆生月六齋八戒自修又以教民斯德重矣故令天帝敬愛來迎也喃王昇車車馬俱飛徐徐徘徊欲民具見王告御者且將吾觀惡人二道地獄餓鬼燒煮拷掠受其宿罪之處御者如命畢乃上天帝釋歡喜下牀

萬八  
出迎曰勞心經緯憂濟衆生四等六度菩薩弘業諸天王思欲相見帝釋自前把臂共坐喃王容體更變香潔顏光端正與釋無異即作名樂其音無量散寶華香非世所覩帝釋重曰慎無戀慕世間故居天上衆歡聖王之有也喃王志在教化愚冥滅衆邪心令知三尊答帝釋曰如借人物會當還主今斯天坐非吾常居暫還世間教吾子孫以佛明法正心治國令孝順相承戒具行高放捨人身上升天上與釋相樂佛告阿難喃王者是吾身

子孫相傳千八十四世立子爲王父行作沙門阿難歡喜稽首而曰衆祐慈愍衆生恩潤乃爾功福不朽今果得佛爲三界中尊諸天仙聖靡不宗敬諸比丘歡喜作禮而去

阿離念彌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優禪隙中時諸比丘中飯之後坐於講堂私共講議人命至短身安無幾當就後世天人蟲物無生不死愚闇之人慳貪不施不奉經道謂善無福惡無重殃恣心快志惡無不至違於佛教後悔何

益佛以天耳遙聞諸比丘講議非常無上之談世尊即起至比丘所就座而坐曰屬者何議長跪對曰屬飯之後共議人命恍惚不久當就後世對如上說世尊歎曰善哉善哉甚快當爾棄家學道志當清潔惟善可念耳比丘坐起當念二事一當說經二當禪息欲聞經不對曰唯然願樂聞之世尊即曰昔有國王名曰俱獵其國有樹樹名羞波洹樹圍五百六十里下根四被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其枝四布二千里樹有五面一面王及宮人

共食之二面百官食之三面衆民食之四面  
沙門道人食之五面鳥獸食之其樹果大如  
二斗瓶味甘如蜜無守護者亦不相侵時人  
皆壽八萬四千歲都有九種病寒熱飢渴大  
小便利愛欲食多年老體羸有斯九病女人  
年五百歲乃行出嫁時有長者名阿離念彌  
財賄無數念彌自惟壽命甚促無生不死寶  
非已有數致灾患不如布施以濟貧乏世榮  
雖樂無久存者不如棄家捐穢濁執清潔被  
袈裟作沙門即詣賢衆受沙門戒凡人見念

彌作沙門數千餘人聞其聖化皆覺無常有  
盛即衰無存不亡惟道可貴皆作沙門隨其  
教化念彌為諸弟子說經曰人命至短恍惚  
無常當棄此身就於後世無生不死焉得久  
長是故當絕慳貪之心布施貧乏檢情攝欲  
無犯諸惡人之處世命流甚迅人命譬若朝  
草上露須臾即落人命如此焉得久長人命  
第十八譬如天雨墮水泡起即滅命之流疾有甚於  
泡人命譬如雷電恍惚須臾摩滅命之流疾  
有甚雷電人命譬如杖捶水杖去水合命

之流疾有甚於此人命譬若燭火上杪少膏  
著中須臾燋盡命之流去疾於少膏人命譬  
若織機經縷稍就減盡夫命日夜耗損若茲  
憂多苦重焉得久存人命譬若牽牛市屠牛  
一遷步一近死地人得一日猶牛一步命之  
流去又促於此人命譬若水從山下晝夜進  
疾無須臾止人命過去有疾於此晝夜趣死  
進疾無住人處世甚勤苦多憂念人命難得  
以斯之故當奉正道守行經戒無得毀傷布  
施窮乏人生於世無不死者念彌教諸弟子

如斯又曰吾棄貪姦賊患愚癡歌舞妓樂睡  
眠邪僻之心就清淨心遠離愛欲捐諸惡行  
內洗心垢滅諸外念覩善不喜逢惡不憂苦  
樂無二清淨其行一心不動得第四禪吾以  
慈心教化人物令知善道昇生天上悲心傷  
愍恐其墮惡吾見四禪及諸空定靡不照達  
萬八  
其心歡喜以其所見教化萬物令見深法禪  
十九  
定佛事若有得者亦助之喜養護萬物如自  
護身行此四事其心正等眼所受見麤好諸  
色其耳所聞歎音罵聲香熏臭穢美味苦辛

細滑麤惡可意之願違心之惱好不忻豫惡不怨恚守斯六行以致無上正真之道若曹亦當行斯六事以獲應真之道念彌者三界衆聖之尊師也智慧妙達無窮不明矣其諸弟子雖未即得應真道者要其壽終皆生天上心寂志冥上禪定者皆生梵天次生化應聲天次生不惱樂天次生兜術天次生鹽天次生忉利天次生第一天上次生世間王侯之家行高得其高行下得其下貧富貴賤延壽夭逝皆由宿命奉念彌戒無唐苦者念彌

者是我身諸沙門彷行精進可脫於生老病死憂惱之苦得應真滅度大道不能惡行可得不還頻來溝港之道也明者深惟人命無常恍惚不久纔壽百歲或得或不得百歲之中凡更三百時春夏冬月各更其百也更千二百月春夏冬節各更四百月更三萬六千日春更萬二千日夏暑冬寒各萬二千日百歲之中一日再飯凡更七萬二千飯春夏冬日各更二萬四千飯也并除其爲嬰兒乳哺未能飯時儻懷不飯或疾病或瞋恚或禪或

齋或貧困乏食之時皆在七萬二千餉中百

歲之中夜卧除五十歲爲嬰兒時除十歲老時除十歲營憂家事及餘事除二十歲人壽百歲纔得十歲樂耳佛告諸比丘吾已說人壽說年說月說日飯食壽命吾所當爲諸比

丘說者皆已說之吾志所求皆已成也汝諸

比丘志願所求亦當卒之當於山澤若於宗廟講經念道無得懈惰決心之士後無不悔矣佛說經已諸比丘無不歡喜而爲佛作禮而去

### 鏡面王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衆比丘以食時持應器入城求食而日未中心俱念言入城甚早我曹寧可俱到異學梵志講堂坐須臾乎僉然曰可即俱之彼與諸梵志更相勞來便就座坐是時梵志自共爭經生結不解轉相謗怨我知是法汝知何法我所知合於道汝所知合何道我道法可施行汝道法難可親當前說說著後當後說反前說多法說非與重擔不能舉爲汝說義不能

解汝空知汝極無所有汝追復何對以舌戟  
轉相中害被一毒報以三諸比丘聞子曹惡  
言如是亦不善子曹言不證子曹正各起坐  
到舍衛國求食竟舉藏應器還到祇樹爲  
佛作禮悉坐一面如事說之念是曹梵志其第十八  
學自苦何時當解佛告比丘言是曹異學非  
一世癡冥比丘過去久遠是閻浮提地有王  
名曰鏡面諷佛要經智如恒沙臣民多否誦  
帶瑣小書信螢火之明疑日月之遠見目瞽  
人以爲喻欲使彼捨行巡遊巨海矣勑使者

令行國界取生盲者皆將詣宮門臣受命行  
悉將國界無眼人到宮所白言已得諸無眼  
者今在殿下王曰將去以象示之臣奉王命  
引彼瞽人將之象所牽手示之中有持象足  
者持尾者持尾本者持腹者持膀者持背者  
持耳者持頭者持牙者持鼻者瞽人於象所  
爭之紛紛各謂已真彼非使者牽還將詣王  
所王問之曰汝曹見象乎對言我曹俱見王  
曰象何類乎持足者對言明王象如漆筭持  
尾者言如掃箒持尾本者言如杖持腹者言

如鼓持脇者言如壁持背者言如高几持耳者言如鉢箕持頭者言如魁持牙者言如角持象鼻者對言明王象如大索復於王前共訟言大王象真如我言鏡面王大笑之曰瞽乎瞽乎爾猶不見佛經者矣便作偈言

今爲無眼曹 空諱自謂諦 觀一云餘非坐一象相怨

又曰夫專小書不覩佛經混養無外巍巍無蓋之真正者其猶無眼乎於是尊卑並誦佛經佛告比丘鏡面王者即吾身是也無眼人

者即講堂梵志是是時子曹無智坐盲致諱今諱亦冥坐諱無益佛是時坐具檢此卷合弟子解爲後作明令我經道丈住說是義足經

目冥言是彼不及 著癡日漏何時明

自無道謂學悉爾

馬

倒亂無行何時解

常自覺得尊行

自聞見行無比

以墮繫世五宅

自可綺行勝彼抱癡住望致善

以邪學蒙得度所見聞諦受思

雖持戒莫謂可

見世行莫悉隨

雖黠念亦波行

與行等亦敬持

莫生想不反過

是以斷後亦盡

亦棄想獨行得

莫自知以致黠

雖見聞但行觀

悉無願於兩面

胎亦胎捨遠雖

亦兩處無所住

悉觀法得正上

意受行所見聞

所邪念小不想

慧觀法意見意

從是得捨世空

自無有何法待

本行法求義諦

但守戒未為慧

度無極終不還

察微王經

昔者菩薩為大國王名曰察微志清行淨惟歸三尊稟玩佛經靜心存義深覩人原始自由無生元氣強者為地輶者為水煖者為火動者為風四事和焉識神生焉上明能覺止

萬八

欲空心遠神本無因誓曰覺不悟之傳神依

四立大仁為天小仁為人衆穢雜行為蜎飛

蚊行蠕動之類由行受身厥形萬端識與元

氣微妙難覩形無絲髮孰能獲把然其釋故

稟新終始無窮矣王以靈元化無常體輪轉

十三

五塗縣縣不絕釋羣臣意衆間難寤猶有疑  
焉曰身死神生更受異體臣等衆矣渺識往  
世也王曰論未志端焉能識歷世之事乎視  
不覩耗孰能見魂靈之變化乎王以閑日由  
私門出纏衣日行就補履翁戲曰率土之人  
孰者樂乎翁曰惟王者樂耳曰厥樂云何翁  
曰百官虔奉兆民貢獻願即從心斯非樂乎  
曰如爾云矣即飲之以蒲萄酒厥醉無知抗  
著宮中謂元妃曰斯蹠翁云王者樂矣吾今  
戲之衣以王服令聽國政衆無怪焉妃曰敬

諾其醒之日侍妾佯曰大王酒醉衆事猥稽  
宜在平省將出臨御百揆催其平事朦朧魯  
賛東西不照國史記過公臣璫切虔坐終日  
身都瘡痛食爲不甘日有瘦疵宮女訛曰大  
王光華有損何爲答曰吾夢爲補蹠翁勞躬  
求食甚艱難云故爲瘠耳衆靡不竊笑之也  
夜寢不寐展轉反側曰吾是補蹠翁耶真天  
子乎若是天子肌膚何纏本補履翁緣處王  
宮余心荒矣目精亂乎二處之身不照孰直  
元妃佯曰大王不悅具奉妓樂飲以蒲萄酒

重醉無知復其舊服送著纏牀酒醒即寤覩  
其陋室賤衣如舊百節皆痛猶被杖楚數日  
之後王又就之翁曰前飲爾酒湎眩無知今  
始寤耳夢處王位平省衆官國史記過羣寮  
切磋內懷惶灼百節之痛被笞不踰也夢尚

第十四

若斯況真爲王乎往日之論定爲不然王還

宮內與羣臣講論斯事笑者聒耳王謂羣臣  
曰斯一身所更視聽始今尚不自知豈況異  
世捨故受新更于衆艱惱之拂靡忤之困  
而云欲知靈化所往受身之士豈不難哉經

曰愚懷衆邪欲覩魂靈猶朦朧晦行仰視星  
月勞躬沒齒何時能覩於是羣臣率土黎庶  
始照魂靈與元氣相合終而復始輪轉無際  
信有生死殃禍所趣佛告諸比丘時王者是  
我身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梵皇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  
告諸比丘汝等修德奉行衆善必獲大福譬  
如農夫宿有沃田耕犁調熟雨潤水適下種  
以時應節而生芸除草穢又無灾害何懼不

獲昔我前世未爲佛時心弘普愛愍濟衆生  
猶若慈母育其赤子如斯七年仁功勲著壽  
終魂靈上爲梵皇號曰梵摩處彼天位更歷  
天地七成七敗當欲敗時吾輒上昇第十五

萬八

十五

約淨天其後更始復還梵天清淨無欲在所

自然後下爲忉利天帝三十六反七寶宮闈  
萬八設鞭杖不加風雨調適五穀豐熟灾害不起  
飯食被服音樂自然後復還世間作飛行皇  
帝七寶尊從一者紫金轉輪二者明月神珠  
三者飛行白象四者紺馬朱駕五者玉女婁  
六者典寶臣七者聖輔臣事事八萬四千王

有千子皆端正皎潔慈仁勇武一人當千王  
爾時以五教治正不枉人民一者慈仁不殺  
恩及羣生二者清讓不盜損已濟衆三者貞  
潔不姪不犯諸欲四者誠信不欺言無華飾  
五者奉孝不醉行無沾汙當此之時牢獄不  
設鞭杖不加風雨調適五穀豐熟灾害不起  
其世太平四天下民相率以道信善得福惡  
有重殃死皆昇天無入三惡道者佛告諸比  
丘昔我前世行四等心七年之功上爲梵皇  
下爲帝釋復還世間作飛行皇帝典四天下

也  
酸  
忤  
五故  
也  
切

數百千世積功德滿諸惡寂滅衆善普會處  
世爲佛獨言隻步三界特尊諸比丘聞經歡  
喜爲佛作禮菩薩普智度無極行明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八

音釋

摸	音謨	齟齬	齟齬徒耶切亂初觀	踰	七羊切
		齟齬	齟齬切齒亂毀齒也		
手也	拊	蠅	與瘡同疾疫也	赦	奴版切面
力展切	搘	七豔	力盡切	慚	赤貌
運動也	瘞	坑也			
撫物也	箠	峙	立也	杪	音眇木
撫過切	箠				
揚器也	核				
患也	核				
胡愛切	脣				
不明也	脣				
武旦切	脣				
烏玄	脣				